



张旭凡

前段时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在朋友圈中热传,外卖小哥的生存现状又一次受到大家的关注。

其实在此之前,我也曾愤慨过那些在马路上逆行、超速、闯红灯,总是“横行霸道”的疯狂骑手。当时我只觉得他们可能是为了多接几个订单,对于这种为了赚钱置自己与他人性命于不顾的行为,我并不认可也很不理解。

在看了文章之后,我有了一些改观。对于一些外卖骑手来说,有时是算法里的“游戏规则”让他们选择了自我顺从。为了达成配送时间的指标,不因超时而遭到差评与相应的薪资处罚,外卖骑手只能在系统里“抢时间”。当面对算法带来的问题时,需要在安全与收入之间自我衡量,而一些意外也往往发生于此。

人的性命和一单价值几元的配送费相比究竟孰轻孰重,也许对于置身事外的我们来说答案显而易见,但数据和案例让我重新思考了一番。

就在前几天,新闻报道了一名外卖员因为赶时间,下楼时不慎踩空摔下楼梯当场死亡。这样血淋淋的现实,总是让人不免唏嘘。但其实,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单单只存在



陈友敏

有一天晚上下楼拿快递,黑灯瞎火间,隐隐约约闻到了一股桂花香,却不真切。第二天中午,在厨房做饭时,开着窗,一缕风又送来了一阵香气,我才恍惚意识到,哦,桂花开了,中秋节要到了。

记得小学的时候,中秋节还不放假。那一天,我要上学,爸妈要上班。我虽然坐在教室,但是心已经飞到了外婆家。

等到下午放学,下班的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带着节礼,一路颠簸,一路说笑,伴着一路桂花香到外婆家过中秋。

外公早早就从后院摘了许多妈妈爱吃的梨,洗干净准备好,等我们到了,先是抱着我说,“给外公香香”,用胡子蹭蹭我的脸,再笑着招呼妈妈吃梨。

大人们开始准备晚餐,小孩们则满村子乱窜,跟小伙伴们约好吃完晚饭一起打火把。“打火把”是外婆家的习俗,每到中秋这一天,村子里的小孩都会早早扎好自己的火把,等到天黑后,便聚到水塘边,燃起火



魏艳阳

看完《夺冠》从电影院走出,除了感动和对女排姑娘们的钦佩,还有满脑袋的问号:黄渤饰演的角色到底是谁?20世纪80年代的老女排们除了郎平,其他人怎么连个名字都没有?这电影怎么还能把为集体而牺牲个人的精神和“我希望她们以后不止是优秀的运动员,更是一个优秀的人”这种台词杂糅起来?

这一系列的问号几乎伴随着观影全过程,我就这样在感动和狐疑之间“反复横跳”。若不是下场之后拿出手机搜索到了“陈忠和”,我甚至会以为黄渤这个角色是电影虚构的。而至于“五连冠”的女排,小学课文《把掌声分给她一半》就早已大大方方地介绍了二传手“孙晋芳”这个名字,那时我便已知道,在“铁榔头”的背后,还有很多不知名,但同样也为女排奉献了许许多多的人。

那么电影拍成这样,是导演的问题吗?在韩国,拍了一部烂片完全可以直接去骂导演,在中国却要多想一点。

我看陈可辛的电影不多,但就《夺冠》来说,感觉他已尽可能地把电影拍得足够出色。

于外卖骑手身上,很多人在生活中也同样面对着这样的困境。

最近一条多年前的新闻又被转上了微博首页,一个小伙子骑电动车不慎摔倒,急救人员想扶他去医院,他却说“我迟到一次扣好多钱,求你们放我走行不行”。我还记得日剧《非正常死亡》里也有一个十分相似的情节,一个超负荷工作的人在骑摩托车途中重重摔倒,当时以为只是皮外伤没有大碍,后续也因为工作太忙无暇去医院检查,结果情况其实非常严重,最后不幸去世。

在受伤时,想到的不是疼不疼,不是考虑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担心可能因迟到而被扣工资,是必须继续完成手头的工作否则会受到处罚。

其实,和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小哥一样,每一个“社畜”都被困在了职场中,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活。

认真生活的人值得被尊敬,但生命也同样值得去珍惜。人不是机器,片刻休憩是为了更好地出发,机械的算法也同样需要注入温暖。

现实往往残酷而又不留情面,生活也并不简单,也许我们都无法走出“系统”,但是仍然需要试图体面地去面对生活。

燃尽的火把

把,沿着河埂一路走一路挥舞。

为了让我也能凑个热闹,心灵手巧的外婆会在这一天,特意给我扎一支迷你版火把。

吃完晚饭,天已黑透,哥哥们远远望着水塘边的火光,心痒难耐,但是没有大人的准许,谁也不敢偷跑。舅舅看时候差不多了,振臂一呼:“走!”然后带着屁股后的一串小孩,出门打火把。

这是整个中秋节最令人期待的环节,弥漫着烟味的水塘边,我们相继点燃自己手里的火把,火光映照出一张张笑脸。但是火把总会燃尽,热闹终究会落幕。

后来,因为城市边缘的扩张,外婆家的村子拆迁了,没了村子,没了水塘,也就自然没了可以打火把的中秋。

现在,每年中秋,聚在高楼里的外婆家,一家人热热闹闹吃顿饭,分食月饼,聊聊天,赏赏月,好像一切都圆圆满满,但我总是忍不住回想起童年那支小小的火把。

写不出的名字

女排的故事不论怎么讲,无疑都能收获无数眼泪。

即使只讲述中国女排如何在艰难条件下夺得五连冠,之后如何落入低谷,最后又如何如何在郎平的执手下重上冠军奖台,就已经是一部及格催泪电影了。

但《夺冠》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地处理。如前所述,电影里有着不少“令人迷惑”的台词,郎平执导以后说,“我希望让我的队员能真正享受排球这项运动的乐趣。”“我们为什么对输赢那么在乎,是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这样的台词混合着女排队员们为夺冠而挥汗洒泪的情节,颇显出一种迷惑的违和感。一个正常和合格的导演当然不会这么拍电影——除非他另有用意。

只要想想郎平的这几句台词有没有道理,我们大概也就能理解导演的良苦用心。

当资本到位、技术进步,我们的动画片终于从《大鱼海棠》拍到了《大圣归来》,拍到了《白蛇:缘起》《哪吒》。可当导演鹤立,我们却只能拍出一个眼泪与问号并存的奇怪故事片。电影本出自导演之手,执导筒之人想说的话却似乎被迫成为了所谓夹带的“私货”。



刘家杭

最近因为工作原因,开始浏览中国裁判文书网,一张张判决书,记录的是别家的悲欢离合,品味的是自己的思考感悟。在众多类型的裁判文书中,我最为感兴趣的是家庭纠纷,或许是出于从未体验过的好奇心理,或许是为终将到来的那一天做准备,我总会将目光停留在此。

虽不敢说“博览群书”,但几十份裁判文书还是仔细研究过的,基于此,我对《围城》里的那句“婚姻就像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有了更新的感悟。

婚姻真的就像是一座城,威严耸立,充满神秘。恋爱伊始,两个个体相互磨合、相互迁就、相互融合,直到契合到足够完美结实 的程度,再去入城“迎检”,过程中充满“博弈”的智慧。

婚姻几十载,彼此早已经过时间和生活的磨砺,对城内的安稳生活的追求,让他们掌握了“包容”的奥义。

凤来花舞



翟梦丽

10月到了。对于一个网球迷,更精确地说,对于一个中国网球迷来说,10月绝对不止国庆放假那么简单。国庆期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和紧随其后的上海大师赛带给了中国球迷最开心的时间。

这近大半年没有网球比赛的日子,我觉得自己已经离这项运动很遥远,但身体似乎还有记忆,让我这两天总时不时地想去旗忠。去莘庄或颛桥坐上接驳车,在人挤人的车上和互不相识的球迷聊球员聊比赛。还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大哥在车上痛斥上海大师赛,“球票越来越贵,服务却越来越敷衍”。嗓门大的大哥一出声引起了全车球迷的共鸣,于是不争论费德勒和德约科维奇谁能夺冠,也不探讨蒂姆和兹维列夫谁是下一代球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开始说起大师赛来。

比赛固然精彩,但赛前上午的热身训练对球迷们来说是接近偶像最好的机会。因此尽管往往纳达尔的比赛都在夜场,我却会一大早就出发。近距离看他戴着帽子在训练场里热身,忍住尖叫排队签名,抓准时机拍张合照,能做到以上这些必须要提前两三个小

艺术来源于生活,如果《三十而已》《白色月光》以及《亲爱的自己》中那些婚姻生活让你气愤,那么裁判文书网里的真实案例则让你感觉更多的是无力。在仍受“离婚羞耻”观念影响的今天,仍有许多夫妻走向婚姻的陌路,仔细想想是有多么的无奈和别无选择。

离婚,是为了“出城”;结婚,是为了“进城”。无论是结婚时的携手共进,还是离婚时的分道扬镳,在婚姻这座城门前,行人们永远都是行色匆匆。

城外的人们,无论你们是否要找“战友”并肩作战,余生漫漫,愿你活得精彩幸福;城内的夫妻们,希望你们珍重彼此,不忘进城时的真挚信念,城内广阔,有人陪伴才更觉温暖。

城外的情侣们在为进城做着准备,作为女孩我经常被妈妈耳提面命地告诫:“谈恋爱的时候就要立规矩,否则结婚之后就立不成了,定型了。”

不完美的十月



翟梦丽

时抢占训练场的有利位置。看完纳达尔,难得有机会,秉持着不看就是浪费的精神,我在各个训练场来回穿梭,人最多声音最大的必定是费德勒,有一次我和他擦肩而过近距离一看,天呐,这男人好有魅力。

说起来我的运气全用在了和不是自己偶像的大牌球星碰面上。有一回我不知道怎么进错了训练场,坐到了德约科维奇训练的地方。他训练完签名签了好久,而我就站在他的正前方,头伸一伸就能和他碰上,奈何没有一顶帽子和一个球是为他准备的。一天晚上,夜场的比赛即将结束,我想去训练场溜达溜达,走着走着,发现和自己肩并肩的是穆雷。他真的好可爱,像个大男孩儿一样和我挥手“Hello”。

生命就是这么阴差阳错,我和我的超级偶像总是错过。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比赛,我结识了天南地北的球迷,我释放了膨胀到要爆炸的热情,我沉浸在群体的狂欢与快乐中。真的好想看比赛。同样的,真的好想去看演唱会。何时才能在线下和人蹦跶,相聚在某个体育场,大声呐喊,管台上是谁比赛是谁唱歌。